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编者按：**今年3月12日，是宁波籍文化名家冯宾符诞辰一百周年。冯宾符，越城望族之后，著名书法家、文史专家冯君木之子。抗日斗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复社，主编《译报周刊》，参与翻译斯诺《西行漫记》。历任上海《联合日报》总编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联合晚报》主笔，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外交部研究室研究员、新闻司专员，民进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有译著《战后苏联印象记》、《世界政治》（合译）等。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了48年了，我们至今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

父亲待人真诚、坦率、热情、宽容，他在外面是如此，在家里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从未见过他和母亲之间有过争吵，他对我们几个子女也是和蔼可亲。1958年大跃进，昭逵因为在天津参加挖河淤泥的劳动，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此后养病期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父母省吃俭用，将家里仅有的少许鸡蛋、猪肉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60余年前，我的老家习惯称为卢家山。三面群山环抱，一面田地平展，出口就是东海象山港。那时我10岁左右，在卢家小学读书，有最合得来的小伙伴连我8人，我们同村、同学、同庚，而且生日都在己卯年的九月份。村里老人因此说我们是“同船来投胎的，民立是摇船人”（8人中一个是男生，他叫卢民立）。我们爬上海塘，看潮涨潮落。潮水很奇怪，橙黄色的浪头明明是在一排排地压过来，但实在它是在撤退！不一会就退到了远处、及至更远处，形成一条白色的横线，不再消失。那里有许多船，蝴蝶似的飞来飞去……海的景色我们百看不厌。

我们8个人对“同船来投胎”的说法似信非信，但又希望这是真的；两世的友谊真让人不可思议！我们商量着共同来做一件纪念性的事，于是就想到了“煮天外米饭”。

村里一直有农历二月初二煮天外米饭的习俗。相传二二是百花娘子的生日，那天，女孩在屋外搭灶开伙，天光下摆一桌素饭菜供奉百花娘子，她就会教你绣花等女红手艺，从此你就会聪明能干起来。但一生只能煮一次。往年我们在人家院子里看到过“煮”的全过程，知道要求比较严格：大米、蔬菜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灶要自己砌，柴自已捡，锅盆碗筷问人家租，纯是白手起家。

1949年秋天，我们决定，待明年二月初二，7个女孩一起煮天外米饭。家里大人都很支持，叫我们赶快准备起来。必须先筹米与柴。当时泥螺是最后一季，称为“桂花泥螺”，也叫“糯米饭泥螺”，壳软，个小，肚里没有泥，最宜米粉抛羹，大口的吃，鲜美无比！7人下涂，共吃了10斤泥螺，兑来一点米，积着。又到山上捡柴，隆冬时节，山林中枯枝被风吹落在地，我们把柴截成两尺长，捆成枕头大小，让它们自己滚下去，再到山脚背回，在我家院子边廊里叠着。7人上山，半天能获20来捆。中午，除了上学、抱弟妹，其余零星时间就上山，柴已叠了一大堆。

春节到了，家里一批批客人，很忙。过了正月十五，我们不用帮家务了，又开始忙自己的事：煮饭地点选在我家院子里，我祖母说，桌椅、炊具、碗筷等就用咱家的好了，方便。我们用几捆柴给祖母作为院子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欣闻刁亦勇导演的《白日焰火》捧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不禁想到他的作品序列竟都有“警察情结”，他的《夜车》就是讲法医验死因家属的情感故事，可惊悚惊悚俗，有几场戏绝对震撼，其阴沉冷酷，看不出他原先是编剧过《爱情麻辣烫》跟《洗澡》的。他2003年的导演处女作《制服》，也是讲的警察故事，但是剑走偏锋，在此旧片重提，只是想看看当年他的站立高度和思考深度。

一个社会，若是看重“制服”，必定轻视人的个体存在，同时造假空间也必定可观；另一方面，越依赖造假，它也必然越重视名份这另一形态的“制服”，国人重面子胜于泰山，面子又何尝不是一件“制服”？孔乙己的长衫就是件科举时代的“制服”。跟“制服”有关的电影也不在少数，俄罗斯的《小偷》（巴维尔·朱赫莱导演），就是用一件穿在小偷身上的军服，批判了欺世盗名的时代；德国早期的《最卑贱的人》（茂瑙导演）里，一件饭店服务生的制服引出一段悲欢交集的现世活剧；《火花》（北野武导演）里，一件旧警服加一辆改装警车的复仇，让日本警察制度无地自容；英国喜剧片《理想警察》（罗伯特·阿什导演）里，一个警局洗车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

冯宾符先生1950年摄于北京